

紀念膠彩畫大師劉耕谷

陳清香

八月秋涼的一個早晨，筆者甫出家門，在趕上課的途中，忽接劉耕谷大師辭世的噩耗，深覺太過突然，真是人世無常，難以意料！

記得兩年前的秋天，中華慧炬佛學會主辦「二〇〇四台灣淨土藝術創作展」時，劉耕谷先生大力支持，慨然提供了五幅巨幅畫作，其中三幅為「西方三聖像」，三幅合之，畫幅尺度為（206x260cm），一幅「處處皆甘露」（206x180cm），一幅「秋池」（206x180cm）。五幅巨幅畫作，先是展覽於逢甲大學人言大樓藝術中心一個月，再展於台北市文山教育基金會兩週。巨幅的西方三聖像，陳列於展覽廳入口處，氣勢壯闊，引得觀者眼界大開。佛學會前後任理事長莊南田、劉勝欽、陳榮基等人，均到場致意，並頒給劉大師感謝狀，大師也上台致詞答謝。

而當年的春天，慧炬曾因活動經費短絀，而向四方募款，當年的劉大師聞訊，更是主動捐出正在創作的清音系列作品十二幅，先在慧炬印祖紀念堂展出數週，然後予以全數義賣，義賣所得悉歸慧炬。這分義舉，莊董事長一直感銘在心，不敢或忘。而上個月忽接劉大師辭世的消息，深覺突然，除了精選舊藏劉大師畫作「綠柳」，刊登於慧炬出版的新書「禪與生活」的封面外，更再三表示，要前往喪宅，親向家屬致意。

筆者家居與劉大師同一條巷道，和劉大師是十多年近二十年的老鄰居，每日晨昏，園中散步，總會遇到劉大師，今遽失老友，也真感傷痛莫名。為了紀念這位慧炬的功德

主，佛畫的前輩大師，台灣藝壇的老將，因草此文，以下先回顧劉大師的簡歷。

劉耕谷，初名正雄，字鐵岑，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誕生於台灣嘉義朴子鎮，卒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享年六十七歲。

劉氏之父福遠先生自幼好翰墨，數十年臨池不輟，善畫墨梅，又好吟詩作詞，曾組「朴吟社」，劉氏幼年耳濡目染，遂奠定濃厚的美術傾向，就讀東石中學時，即得當時台展畫家吳梅嶺的啟蒙，二十二歲就讀師範大學選修班時，又從張道林習素描、西畫，向葉于岡習色彩學。

當告別學生生涯後，劉氏投入花布紡織業的圖樣設計工程，由於設計天分高，作品深受業界喜愛，為他打下深厚的經濟基礎，他不但購置畫室於豪宅中，也得以提供日後兒女留學美國，攻讀博碩士。然而事業的成功，並沒有使他忘情於少年時的繪畫興趣，雖年逾四十，卻毅然再拜師許深洲習膠彩，二年後，再向黃歐波學傳統美學思想，並吸收了林玉山的繪畫觀念。

一九八一年，他以「雲靄溪頭」膠彩畫榮獲第四十四屆台陽美展銅牌獎，又以「鼻頭角夜濤」膠彩畫作，榮獲省展第三十六屆優選獎。從此他的畫作幾乎年年獲獎，最後取得省展永久免審出品和評審的資格。一九九一年更獲得中國文藝獎，並被推薦為國家展覽顧問。

一九八六年，他以「吾土笙歌」一巨作（畫幅尺寸1260cmx820cm），應徵省立美術館徵件，榮獲大壁畫製作權。此畫於兩年後完成，無論題材、用色、表現手法等，均深具創意，符合了畫壇興起的新人文主義風格，在接受數十位評審委員三次的考察鑑定

後，獲得一致的推崇，此畫使他的藝業生涯達到巔峰。

劉氏的女婿李錫佳先生在觀察彼一生的畫跡後，將畫分成三個階段，曰：

1. 早期省展時代，作品取材多從大自然搜取意象，以暗示人性。
2. 唐詩彩繪時期，從詩詞歌賦中，所獲得的創作靈感。
3. 新人文繪畫階段，如吾土笙歌即是。

有關劉氏的佛教相關題材的畫跡，大約均完成於第三階段，早期的如完成於民國七十六年，題曰「等身佛」的膠彩畫（20F），畫幅正中一抹黑色的坐佛影，佛影四周有黃色、綠色、白色等不同顏色的火光在燃燒著，畫幅上方左右兩側空間塗上綠底及紅底，上有以「觀自在菩薩...」為起首的全部《心經》兩百六十字金石篆字經文，分布兩側，這幅畫的主題，應是受到當年一齣韓劇「等身佛」故事情節的啟發，在視覺上造成十足的震撼力。

隔年，他又畫了以「不增不減」為題的佛像膠彩畫，畫幅中的佛像，是由無數直線交叉成不同的區塊組成，畫中的佛，除了頭部、右手、右足較為具體外，其他部位都十分抽象化、模糊化。令人覺得，佛是如幻似真，不可捉摸的。但在光影的折射變化中，依舊可以捕捉到一尊結跏趺坐，右手上舉，似作施無畏印，也如說法印的佛陀。而若再進一步仔細端詳，佛的顏面神情則透露出幾分劉氏本人的神韻。因此，這一年（此畫創作於一九八九）的劉氏是以佛自居的。

一九八九年這一年他曾遠赴廈門大學修學位，在畫作上除了畫「不增不減」（20F）外，又有「雲岡感懷」（30F）、「中國石窟的禮讚」（30F），次年他又以相同題名

畫一幅畫幅達976x244cm的巨大佛畫，展示於新光三越的展覽廳中。這一年以後劉大師又連續畫了「不動佛」(30F)、「毘盧遮那佛」(30F)、「諸菩薩」(40F)等數十幅石窟系列的作品，直到二〇〇〇年他又繼石窟系列，畫了一幅以「萬世雄藏」(240x180cm)為題的大石窟遠景，堪稱氣勢磅礴。他開拓了新人文主義的題材，在傳統文學儒學之外，又注入了佛教的理念。

民國七十九年，筆者為京華藝術中心籌備「第一屆當代佛像創作展覽暨越南古佛展」時，劉氏提供了一幅以「無量壽佛」為題的西方三聖像膠彩畫(一九八五年作，129x96cm)，畫中的無量壽佛金色泛光，身披袒右肩式袍服，右手下垂作接引印，左手橫置胸前托著白色的蓮花，左右兩脅侍菩薩用了較多的墨畫黑線勾勒，有著傳統水墨畫的墨趣，而畫中最精彩處，乃在於設色暈染。三像背後的紅光，映在兩菩薩的面容上、衣袍間，和金色的無量壽佛，相映成一種特殊的光暈效果。

而「第二屆當代佛藝創作展」揭幕時，劉大師展出《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畫中除了佛頭佛手外，四周是心經的金石篆字經文，十分素雅而別致。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京華主辦的「第三屆當代佛藝創作展」，劉大師又別出心裁的畫出了從石窟中走出來的「菩薩像」，畫中有大師慣用的膠彩直豎描線，顯得剛硬、冷靜，猶如大師本人的耿直精神。

筆者籌備三年佛藝展，大師三年都來捧場，展覽會期間，舉辦討論會，大師也都出席發言。劉大師其實是開拓了一條新的佛藝創作道路，以膠彩筆觸彌補傳統水墨佛畫的不足。

藝評家評「中國石窟的禮讚」(一九九〇年，976x244cm)一巨畫曰：「畫中石窟的

巨大能量通過作者的創作構思而重新組合，縮千里於咫尺，如就真景。他將中國的石窟重新以複合的方式來組成一幅玄想中的理想佛窟世界。心靈的平靜和崇高、內在的精神氣質，這是一幅典型的人文精神和淨化萬物的超級傑作。」

劉氏晚年的出脫於污染系列、清音系列作品中，善取不同花卉或植物為題材，如牡丹花、荷花、向日葵花、楊柳枝等，藝評家曰：

「二〇〇二年的作品，劉耕谷的創作一直在往前探索、開拓，引用表現主義派的物我轉化之畫法，展現花卉的燦爛、蓬勃旺盛的生命。在用色方面，以淡色系展現一層又一層的動感，激發一股莫名的神祕原動力。作者以主觀情感幻化為推動生靈的活力是構成本幅創作的要素，表現花彩的壯麗，散發著異常的能量，形成撲朔迷離的夢幻境界。

「花卉作品的構圖與運筆，作者將創作闡述推向另一精神層次，下筆直劈要害，令人感到潑辣得痛快，劉君無所顧忌地大膽揮灑，如此萬鈞的筆意、體勢、結構，粗獷而不受束縛的氣勢中，更帶有非寫實卻百態橫生的浪漫風味，當屬元氣淋漓、氣勢萬千之作。」

一九八九年，他畫了「月下秋荷」(732x244cm)，二〇〇〇年他又畫了「出谷」(206x140cm)與「雲蓮」(244x122cm)見封面，加上二〇〇四年的「秋池」，這些以蓮花為素材及花卉小品作品，如「一石一世界」(10F)、「虛與靜」(10F)等畫作，其實是深具禪意的。

綜觀劉耕谷的畫作，在台灣當代藝壇上的成就，藝評家歸納為四點。

1. 大型膠彩作品的氣勢與勇氣：

開創前人未有的大格局，中西畫法運用自如，色面飽滿，烘托主題成熟穩健。

2. 引詩意及文學入畫：

在內容與寓意上，藉用中華文化精髓，成功的融合詩、書、畫於一爐。

3. 母土的讚頌與尋根溯源：

賦題經常流露對自然、人文之成長經驗之勤奮精神，並以此喚醒世人的省思。

4. 回歸自然與提昇自我：

從近期轉化自然客體，如出脫於污泥系列、清音系列等等，由微觀物象反思自我，具有深刻的內涵和內在的精神氣質。

謹以封面「雲蓮」、封底「月夜牡丹」、及插圖「中國石窟的禮讚」、「白衣觀世音」、「清淨」等劉大師作品，來代表對劉大師的追思與懷念。（感謝劉玲利女士提供劉大師圖片畫作資料）